

孩子底梦

沈風

周繁



洪天賜教授捐贈

• 新詩創作集 •

孩子底夢

周 榮 作

歐陽慕詩

枕風

南洋印刷社有限公司出版

一九五三年四月

代序

—海外青年詩人周燦—

• 梅窗 •

像一個夢遊者，我到了新嘉坡。我認識了新嘉坡包括詩人周燦的一羣年紀很輕的可喜的青年。

當我第一次看見周燦底詩，我詫異，但我還以為是偶然。第三次，第五次看見周燦底詩，我便分明嗅到了一朵芬芳的詩之奇葩正在四時皆夏的赤道地帶迅速滋長。

我夠不上說我底眼睛可以發現「天才」，但周燦這一份詩底「天才」，却深深印入我的眼睛，使我拾回了遺失已久的衷心的笑而獲得了無可形容的興奮。自然，周燦現在的詩，只是周燦底「天才」的發端，並非周燦就僅僅是這樣的一個周燦。周燦年紀不過十七八，學級不過初中，人世間還有無窮的事物等待他去探討，去了解，還有無數的一疊比一疊高的山等待他去爬，無數的一重比一重濶的海等待他去橫渡飛越。作為一朵「奇葩」，還要不斷

吸收水分，不斷吸收空氣與日光，不斷尋覓特殊養料，不斷芟除周圍的害草。

「天才」像中彩票，是多麼地幸運，又多麼地不幸。必須以戒慎恐懼的心去接受彩票，然後彩票底價值才會讓你保有，讓你應用，讓你發展；沒有戒慎恐懼的心去接受彩票，則彩票恰是送給你「詛咒」和「毀滅」。

周燦謙虛，誠懇，意如無所有，貌如無所能，接受了「天才」，却懂得披上「戒慎恐懼」底盔甲，去防禦那「詛咒」和「毀滅」底化身，那「天才」底孿生子——「驕傲」。

周燦開始寫詩，似乎是兩年以前。可喜的不在有「天才」，而在內容上與技巧上雙管齊下的進度。他以好幾個筆名輪替發表作品於新嘉坡若干華文報章雜誌，其中，南方晚報副刊發表得最多。這可見南方晚報副刊編輯先生，很賞識他底詩，很能夠發掘「天才」。周燦將來如果真能成為海外華僑底「詩之奇葩」，輝煌於華僑底文學史上，則鼓勵的首功，應該屬於南方晚報。

這裏，試約略介紹周燦一些作品：

先從三五行的小詩說起。語體詩中的「小詩」

，相當於舊文言詩中的五七言絕句，近世印度詩哲泰戈爾，最享盛名，風靡過日本和新文化運動初期的中國。因為最簡單，彷彿最容易，而其實最難寫得出色；必須是眼精手快，馬上看到，馬上抓到，像嫺熟射擊工夫的獵人在射擊飛鳥；所謂「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笑正墜雙飛翼」。稍微躊躇，你心目中的獵物便會消失得無影無蹤。好的小詩，有的是智慧底沙灘上揀過的金，有的是情感底丹灶中煉過的液，有的是鐵石相迸的人生底一點火花，有的是天使飄下來的一朵笑，有的是上帝驅逐惡魔的一聲號角。光是寫什麼「一個鴨子呱呱呱，兩個鴨子哇哇哇」，雖然鴨子是給你獵到了，却算不得是「詩」。

你看，周槃怎樣處理了「前程」這一個古老到快要腐朽的題目：

夜靜，
燈明；
我倚窗看霧，
幻想着霧裏姣好的花。

表面上看，這疎疎四行，寥寥十八個字，和「前程」有什麼相干？然而，詩人底本領就妙在能夠

從事物底不相干處體會出彼此底相干處，因而借近以喻遠，借甲以喻乙。開頭兩行四字，是「興」，是襯托，是背景；後兩行十四字，是「比」，是實筆，是主意。「夜」，可作時代環境解，可作詩人底此時此地解。也惟有「夜靜」，才常使人動起腦筋，想出「前程」。「燈明」可作時代憧憬解，可作自我抱負解；哪個人底「前程」不是一片模糊？所以瞻念「前程」，都只是「看霧」。哪個人不在追求燦爛的「前程」？所以「霧」裏都有一朵「姣好的花」。哪個人有獲得「姣好的花」的把握？所以都只是「幻想」。於是「古老」變「新鮮」了，「腐朽」變「神奇」了，却又寫得那麼真切而不費力！

再看，周榮怎樣處理「心」這一個抽象而難捉摸的題目：

一條蛇，
一隻老虎，
一張蠶底嘴，
一對貓底眼睛，
構成了
一顆奇特玲瓏的心。

這不是詩人，竟是分析物質原素的化學家了；

分析的結果，「心」竟是蛇，虎，蠶嘴，貓眼底化合物。簡直胡鬧，豈有此理？然而你試冷靜想想，某些人底「心」不是比「蛇」還毒嗎？某些人底「心」不是比「虎」還兇嗎？某些人底「心」不是比「蠶嘴」還貪嗎？某些人的心不是比「貓眼」還猙獰陰險而銳利嗎？而每個人底「心」給予你底感覺又不都是「奇特」而「玲瓏」嗎？寫來乾乾脆脆，老老實實，化「抽象」爲「具體」，便成了一首「奇特」而「玲瓏」的詩。周槃這種聰明，真不可及。讀他底詩，使你猜不出他竟是只有十七八歲！

你聽聽周槃底「呼聲」：

照着我！

——陽光，

吻着我！

——陽光；

並非整個累贅的肉體，

只消一方小小的心靈底窗。

這是嬰兒在向慈母索乳。這是苦修的信徒在向神祈禱膜拜。這是一個「真是人」的「人」在追求光，追求熱，追求力。我說周槃「謙虛誠懇，意如無所有，貌如無所能」，這便是他坦白自供的証據

。運用「窗」字去和「光」字叶韻，技術上注意到詩底「音樂」了。

瞧瞧周燦怎樣期待「明天」：

時間底神，

告訴我：

明天是怎樣一個日子——

綠色的？

紅色的？

只要和今天不同！

青年人真是急切，真是踴躍，真是一匹奔放的馬；今天的事情，剛剛歇了手，便又抖擻精神，想對付「明天」，想征服「明天」。青年人底可喜在此，可敬在此，容易進步在此，所謂「日新其德」。能夠保持這股精神到一百歲，你便永遠不是「老年人」；沒有這股精神而使你年光倒流變成十歲，也還是一具「老朽昏庸」的廢物！

從古以來，詩人對人間的忠告，未必有人理睬；於是周燦假託嘲弄「夜鳴蟲」，吐出一絲兒感慨：

夜鳴蟲，

——真理的兒子！

你在號召着什麼？

鼓舞着什麼？

四圍的小草

並沒有一聲回響！

這三十二個字不是墨寫的字，是從古以來的詩人所共同滙合成的一窟淚底潭，蘇格拉底入獄服毒，屈原懷石沉江，這三十二個字都可以替他們的故事做註腳。

人類中絕大多數在挨飢挨寒，受苦受難，其餘的少數的某些作威作福者，卻巧妙地拿絕大多數的「飢、寒、苦、難」作為土木工程材料，去建造他們巍峨的玉宇金宮，千百年前如此，今日也還如此！於是周槃想起了可憐的「蝸牛」：

蝸牛呀，

你底脚步

為何那麼遲鈍？

遲鈍得像苦難的日子。

蝸牛呀，

你背上的殼

為何那麼沉重？

沉重得像生活的擔子。

不說苦難的人像蝸牛，反怪蝸牛像苦難的人；

意思等於告訴蝸牛：我們是「不幸」生爲「人」呀，才有「苦難的日子」挨；你「幸」而不是「人」呀，爲何「脚步」也「那麼遲鈍」，「擔子」也那麼「沉重」，像「苦難」的我們？話越反說，意越深，詩越感人而警策。

有擔當的人，不怕「苦難」。「苦難」磨鍊人，正像霜雪磨鍊樹木。問題不在怎樣逃避霜雪，而在你是不是樹木中敢於面對霜雪的松柏，是不是抵抗得了霜雪，制伏得了霜雪？因爲溫暖美麗的春天，正緊緊追逐在霜雪底脚步後。於是周燦借着「無題」，激昂慷慨地面對「苦難」誇示着：

流着血，
滴着汗，
被着滿身的創傷；

然而——

然而啊，

生命却從此顯得堅強！

這不是詩，這是畫，這是一幅神態最逼真的真正的「時代青年」底畫像！

「生命」是什麼一回事？「生命」是一連串的「苦」，「生命」是什麼一個東西？「生命」是醉

人的「酒」。「生命」該如何才算「生」，如何才算「命」？要「生」就該接受，而且不斷接受，要「命」就該奮鬥，而且不斷奮鬥！於是周槃像鑄出一隻小鐘，以這兩字爲題，寫成另一小詩，使勁地敲着，奉勸「苦」海衆「生」：

飲吧！

——這杯苦酒；

不要推辭，

不能停歇。

你想摔掉它，

你便只好悄悄地倒下！

一條肯不斷接受，肯不斷奮鬥的「生命」，儘管終有一天該得照例「倒下」，該得照例「死」，但却會遺留着一股不可磨滅的令其他後起的無數「生命」追慕取法的虎虎的「生」氣，他那不斷奮鬥的精神，以及奮鬥出來的成果，總會繼續是「生命」，不致跟着軀殼底「生命」一道「倒下」，一道「死」。翻轉過來說，一條不肯接受，不肯奮鬥，既沒有「愛」，更談不上「希望」的「生命」，儘管軀殼底「生命」依然存在，其實靈魂底「生命」，真正的「生命」早已「倒下」，早已「死」了。

你瞧，我們底周圍，我們底整個世界，往古來今，
活着多少「活死人」？而且好些個好些個「活」得
比誰都好！於是周榮又以「死」這一個字，寫了另
一小詩，去哀悼這些「活死人」，去揶揄這些「活
死人」：

沒有愛的心

像一井無波的死水，

沒有希望的人生

像蠟一般無味；

——躺下了，

躺下了，

一個永恆的睡！

周榮譏諷這些「活死人」是「永恆的睡」，則
最深一層的意思，當然不在消極的哀悼，而在積極
的喚醒。消極只是悲觀的厭世的哲學家，積極才是
樂觀的入世的詩人！

譏諷是詩人底一種武器，也是所有語言，文字
，音樂，或造形藝術家底武器。但譏諷的對象該是
侮辱者，迫害者，有閒者；而不該是被侮辱者，被
迫害者，以及廣大的勞苦者。這裏檢引周榮底一首
「零拾」：

翻開報紙，

今天可還有刺激的新聞？

——苦力自殺，

或者少女被蹂躪；

不然，

茶餘酒後，

再找什麼閒談的資料！

不錯，這的確是譏諷，而且是頂尖辣頂刻薄的譏諷；但不是詩，又是畫，一幅活畫出「有閒者」底嘴臉的好漫畫！「有閒者」是什麼？就是上面說的「活死人」的一種族，一部落！他們沒有「愛」，沒有「希望」。他們底「生命」以及「生活」的全部內容，就是開玩笑，拿別人的被迫害做開玩笑的「資料」，拿別人的被侮辱做開玩笑的「資料」，拿上帝做開玩笑的「資料」。他們開玩笑而「生」，開玩笑而「死」，總結他們一輩子底帳，別人的「玩笑」畢竟「開」不着，只是恰恰「開」完了自己「生命」的玩笑！何況，下棋難免會遭遇敵手，平地裏跳出一個好管「閒」事的詩人來開開他們的玩笑了！周槃這個玩笑真開得入骨，真開得痛心！

道貌岸然的紳士淑女們所譏諷的，所表面上羞

與爲伍而其實暗中勾勾搭搭的肉的拍賣者的女人，真正的詩人不但不會附和着譏諷，而且寄予深切的同情，伸出「詩」底援手。因爲她們都是屬於被侮辱與被迫害者底一羣。如果附和着譏諷，儘管技術多巧妙，詞藻多漂亮，都是僞「詩」，都不是「詩」，都不配叫「詩人」；只是一張能言而不祥的烏鴉底嘴！這裏檢引周槃底一首「神女」：

笑聲中有淚，
淚裏有青春底辛酸；
生活
換來了一次新的摧殘！

這二十四個字針對了道貌岸然的紳士淑女們底譏諷，擲回一個有力的答覆。荒唐無恥的故事往往發生在道貌岸然的紳士淑女們底身上，被侮辱與被迫害者底一羣，「生活」都喘息不了，哪兒飛來這份「閒情逸致」？「神女」底「生活」方式雖下賤，却未必玷汙她們「生命」底高貴；荒唐無恥的飽暖者，「生活」方式雖高貴，「生命」却真的下賤。

周槃另有「給屬於夜的人」的一首較長的詩，描寫對象也是「神女」。那首詩便更積極地向她們

呼籲：

「……………」

妳應該馬上離開這墜落的歧途，

你必須立刻跳出那無底的深淵，

趁着人未老，珠未黃，

收起虛偽的笑臉；

跟惡劣的環境肉搏！

跟生活的魔鬼鬥爭！

……………」

在詩的技術上講，這幾行形同「口號」的句子，固然粗率些；但，某種時候，某種需要，詩人也儘可心直口快粗率地叫喊出明朗的話語，使人不假思索，立起共鳴。真正的詩人，該伸出一隻手去緊握被侮辱與被迫害者底「下賤」的手，視他們爲兄弟，認她們做姊妹；而揮起另一隻手去痛擊侮辱與迫害者底「高貴」的胸膛，視他們爲寇盜，認她們做仇讎。拿這一點做標準，來衡量周燦底詩，周燦確然一步步走上「真正的詩人」的大路了。

是「人」總有「人」底屬於自己的，屬於私事的情感。詩人是「人」，當然也有。只要情感真，情感美，情感善；則所寫出的詩篇，一樣有益別人

，一樣可以不朽。周槃偶爾也有屬於自己私事的情感
的詩，這裏舉一首「葉」做例：

送給妳一片葉

葉上題一首熱情的詩

妳要好好

藏在枕函下呵

讓它爲妳

織一片美麗的夢

這和古來多少自命「風流才子」寫自己私事的詩，不論面貌精神，都完全不同。不同處，就在高尚而不輕薄。因爲情感真，所以美；因爲情感美，所以善；因爲情感善，所以寫出來的東西，自然高尚。違背這一個「高尚」的原則，縱使寫得百倍漂亮，百倍可歌可誦，都是毒蛇身上的五彩花紋！中國舊文舊詩，作者本不自加斷句，三四十年前更無所謂西洋式多種符號的標點；使人閱讀起來，費時費力，甚至有的竟會使人隨意湊上湊下，割裂誤讀，而又並不覺得不通。這是過去中國文字的一種無可諱言的大毛病。新文化運動以後，這個毛病算是革除了，但語體詩也有僅加斷句不加標點的，穆木天便是這樣主張。藝術本有一種「幻」感，一種「

朦朧」感；換句話說，藝術都是「夢」底境界。愈是「夢」，愈是「美」，愈是耐人尋味；而「夢」中的「幻」與「朦朧」，却又使你只覺得「真」，只覺得「親切」。詩不加標點，正可以助其更像「夢」，助其更成為「美」的藝術。我是相當贊同的。不過，斷句却絕對必要；否則，過去舊文舊詩的毛病不是又迎接回來了嗎？周槃這一首「葉」，也僅斷句而不標點。

藝術家應該盡力避免作品內容的一律與風格的單調。內容一律，便証明你底見識狹，材料少。風格單調，便証明你底學問淺，才氣低。一個畫家，如果今天畫狗，明天畫狗，一輩子畫狗，那充其量只是一個「狗」畫家。一個雕塑家，如果今天雕塑病態人，明天雕塑病態人，一輩子雕塑病態人，那充其量只是一個「病態」雕塑家。所以，不論內容和風格都要多變化。既想多變化，就得多充實人生經驗，多開鑿書本源泉。十七八歲的周槃，居然理解並且努力這一點，最是可喜之又可喜！上面所引的他底詩，除開一兩首外，內容都偏向於寫黑暗面的，風格都偏向於沉鬱與峻刻；而且全首引出的，體裁上都是小詩。下面試混合小詩和較長的詩——

夠得上稱爲「長詩」的，多數屬於敘事詩或史詩之類，周燦現在的年紀，當然還不可能有那種創作——再舉幾首或者節錄幾段做例，看內容上和風格上有沒有在尋求變化？周燦現有的全部作品，確然寫黑暗面而沉鬱的居多，這却不是出于周燦本身，而是出于時代。詩人不能反映時代，也就壓根兒不成其爲詩人！

這裏是一首「孩子底夢」：

剛張着小眼睛說話，

一回頭，

就呼呼入睡了，

那麼甜，

那麼和平，

那麼溫馨而沉靜！

唇角，

一絲肉在抽動，

閉着眼，

却格格笑出聲來——

啊，

爸爸鞋裏游泳着金魚，

媽媽箱裏裝滿了

巧古力糖，
後園古樹上結着無數
小泥人的果實。
孩子：
你能否
讓我這塵汗之身，
也飛進
你美麗的夢？

周槃掉轉筆頭，寫光明面了；不是沉鬱，而是喜悅了；不是嵯刻，而是細膩了。詩人沒有孩子底心，怎能寫出「孩子底夢」？孩子底夢便是光明的「天國」？能永遠不喪失「孩子底心」，能永遠做「孩子底夢」，便永遠各有各的「天國」。世界充滿了「孩子底心」，充滿了「孩子底夢」，便到處「甜」，到處「和平」，到處「溫馨而沉靜」，到處看不見侮辱者與被侮辱者，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到處聞不到火藥味，到處遭不到鐵肉交響血淚交織的戰爭。那末，「天國」便在人間，人間全是「天國」，上帝出現於你我和他底眼睛中，「地獄」再不編入字典上。別看這首「孩子底夢」是一首優美優氣的小詩，別拿「大人」底心，來讀「孩子底夢」。

」！是否愛好和平？是否歡迎戰爭？是否懂得選擇「天國」與「地獄」？就全看你對「孩子底夢」的認識程度！

這裏是一首「新春小唱」：

春來了，

從淅瀝的細雨中來了，

從潺湲的流水中來了，

你可曾聽到

她蹣跚的足步？

春來了，

從草兒底蘇醒中來了；

從花兒底舞蹈中來了。

你可曾看到

她輕盈的體態？

如今——

有的是無數新的日子，

新的日子裏無數新的夢。

我將在

未來千萬個睡眠中，

夢見

牛奶底江河，

蜜糖底泥土。

詩人是怎樣迫切地期待「春」啊！怎樣熱烈地謳歌「春」啊！「春」送走了冷酷，送走了「舊」；「春」帶來了溫暖，帶來了「新」。「細雨」透露了「春」的消息，「流水」奔馳了「春」的足步。於是弱小的「草兒」從窒息中「蘇醒」了，美麗的「花兒」從歡欣中「舞蹈」了，一切的一切，都有「新的日子」，都有「無數新的夢」了。詩人「夢」什麼？「夢」飛機嗎？「夢」大礮嗎？「夢」人吃人嗎？不，一萬個不！詩人底「夢」和所有的「孩子」，所有的「弱小者」一樣，只是「夢」見喝不完吃不盡的「和平」而「美麗」的「牛奶底江河，蜜糖底泥土」！詩人呀，你真是癡人！

這裏是一首「拉風爐的」：

數不盡多少個悠長歲月，

除了吃飯與睡覺，

他像生了根的蒼松，

蟠結在他底崗位上，

臉是

一輪血紅的日，
背脊是
一隻病弱的牛，
手脚是
一節節枯焦的木棒。

沒有笑浮在他底嘴角，

沒有厭倦或憤懣

掛在他底眉或眼。

不曉得什麼叫「樂」，

不曉得什麼叫「苦」；

只曉得，

「生活」便是「戰鬥」。

日貫徹了夜，

他低着頭，喘着氣，

拉呀拉的，

讓汗漿變成油，

潑入爐裏

熊熊地，

燃燒起熾熱的火燄！

人要「生活」就得工作，就得「戰鬥」，必要時就得「日貫徹了夜」地忙。忙人和有閒者不同，

既沒有工夫去享「樂」，也就沒有工夫去認識所謂「苦」，他只簡單而正確地意味到人生哲學，是積極加積極。於是低頭，喘氣，流汗，一輩子「拉呀拉的」，就開出了「火燄底花」，結成了光與熱與力底果。一方面把這開出了的花結成了的果供給自己，另一方面也貢獻給其餘的許多人。這便是每一個「人」應有的神聖的「戰鬥」，莊嚴的「生活」！謳歌這種「戰鬥」與「生活」的詩，也才是神聖而莊嚴的詩。這種詩和一般「吟風弄月」的詩根本站在兩個敵對的壁壘！

莊嚴地「生活」，神聖地「戰鬥」着的人，雖然忙得沒有工夫去體會「苦」與「樂」，而其實他們底骨子裏是「樂」的，精神上是「樂」的，只是「樂」得忘記其爲「樂」，「樂」得沒有工夫去認識「苦」罷了。縱使偶而觸捫到「苦」，也還是另一面的「樂」，縱使「苦」出了血與淚，也還是另一形態的安慰。於是周槃又寫出了「讓我們跳舞在火底邊緣」的一首朗誦詩：

來吧！來吧！

憂鬱的人們，來吧！

寂寞的人們，來吧！

讓我們盡情歡樂，

讓我們盡情歌唱。

來吧！來吧！

幸福的人們，來吧！

痛苦的人們，來吧！

讓我們陶醉，

讓我們瘋狂。

如今再不要懷疑什麼，

如今再不要盤算什麼，

來吧！來吧！

擁抱着每一聲陌生和熟悉的笑，

擁抱着這一個難忘的輝煌的夜。

來吧！來吧！

不管宇宙會不會毀滅，

不管太陽會不會沉淪。

親愛的朋友們呵，

來吧！我們還有火——

火，救回了那逝去的白天！

這裏再不必思索什麼，
這裏再不必牽掛什麼；
你喝你白天流的血，
我飲我白天流的淚，
喝乾吧！飲淨吧！
在許多人和許多人底面前。

你看，花影在婆娑，在婆娑。
你看，火燄在熾燃，在熾燃。
好了，好了——
歌聲起了！歌聲起了！
朋友呵，請飲下我們最後的血和淚！

來吧！來吧！
憂鬱的人們，來吧！
寂寞的人們，來吧！
來吧！來吧！
幸福的人們，來吧！
痛苦的人們，來吧！
讓我們手拉着手，
跳舞在火的邊緣。

這又不是詩了。這是一座大舞台：只看見無數的杯在舞，手在舞，足在舞，眼在舞，嘴巴在舞，淚在舞，血在舞；只看見無數的心在舞，只看見被圍繞着的火也在舞。這是一座大歌台：只聽見「憂鬱」在歌，「歡樂」在歌，「痛苦」在歌，「幸福」在歌；只聽見血在歌；只聽見被圍繞着的火也在歌。叫做「朗誦詩」就該有這種活潑抑揚，朗朗可誦的句子。我們猜想得出一個詩人寫到這種句子時是會有什麼一副神氣！

越常看見的景，越難形容得出，尤其是寫詩。誰沒有經常看見朝曦快探出頭來的「黎明」？誰看見了心裏沒有一種奇妙惆恍的感覺？而千古以來能夠形容得出的，卻又沒有幾個。你看，周槃怎樣去形容而抓住了「黎明」：

一朵金色的雲
在遠遠的東方微笑了！
那笑，橫過霧，
橫過飄渺的烟，
橫過天——
於是，
天底下一切會蠕動的，

都爭着

蠕動起來了。

這真是「狀難狀之景，如在目前」，真該稱呼
他做「周黎明」了！

越常感觸的意，越難表達得出，尤其是寫詩。
誰沒有一個「家」？在不合理的舊社會制度下產生
的「家」，又誰能滿意？我們想表達對「家」的既
不滿而又不忍拋却的意，却費盡千言萬語，竟沒有一
言一語搔着癢。你看，周燦怎樣去表達而拆穿了
「家」：

說不上是愛，

是留戀或者習慣——

那幾張嘴，

幾副枯澀的臉孔，

和少許含淚的笑聲。

然而，天黑時，

我又回來了。

無言地走進

那兩扇狹窄的門！

這真是「含不盡之意，如在言外」，連同前一
首，都是真能顯出周燦鑄意創境，駕馭文字的能

力！

詩忌說理，但好的詩句，尤其是所謂詩中的警句，往往就是精粹深刻的哲理，或者是一種「無理之理」；擴大它，可以成爲一篇千言萬語的論文。而同一精粹深刻的哲理內容，長的論文反不及短的詩句的真切動人；這原因便是詩比哲理論文加上了藝術手法，加上了「美」，煩瑣澁成了乾脆。這也便是說明了詩在所有文學中所有藝術中何以佔據了最高的地位。中國舊文言詩詞中，除開寫景以外，千古流傳的絕大多數好句，很少和哲學無關，外國亦然。所以真正的詩人，便是真正的哲人；正如一條魚，從前面看是頭，從後面看是尾。十七八歲的周槃，一開始寫詩，便蘸了哲理的墨汁，而且蹊徑獨闢，不肯拾取人家底殘唾，我的驚爲「天才」，認爲大有遠景，自問並非言過其實。周槃有一首題爲「雜感」的詩，聯綴了一些零碎的感想，可代表他這時期的人生哲學，上下不相貫處，却又自然相貫，形式特別，很像宋代黃山谷那篇著名的古詩「演雅」。錄出如下：

詩人呵，

不要把眼淚抹在葉尖，

讓血滴在枯瘠的原野上吧！

河水，

你靜靜地流，

究竟流來了什麼？

流去了什麼？

臉孔呵，

為何這般兒善變？

像泰山沿途的氣候。

春呵，

還不洒點兒雨露，

我底心井枯了！

哲學家，

你能否告訴我——

什麼是真？

什麼是假？

什麼是善和惡？

是美和醜？

鳥兒呵，

你希冀籠中的食物，

抑或高遠的太空？

駱駝，

冒着黃砂底網，
前進吧！
爲了綠的希望。
竹呵，
數十年的奮鬥，
是否只爲一次開花？
魔鬼呵！
我不怕你底惡，
只怕你底醜！
牽牛花，
你到世間來。
是否只爲着朝陽的微笑？
當夜幕下罩時，
你便凋謝了！
霧啊，
爲何這般兒濃，
這般兒晦冥，
我要看不清楚了！
真理，
我不敢接近你——
僅是一瞥，

已夠使我傷心了！

這一串句子，不是詩人固然寫不出，只是普通詩人，而沒有一套精粹深刻的哲理，也一樣寫不出。

周槃還有許多詩篇是我所愛讀的，如：「雞門」，「現實」，「母愛」，「火一般的熱情」，「椰」，「倦旅」，「拜神的人」，「憧憬」，「詩人，我求你」，「在那黑色的河岸」，「短歌」，「告訴」，「殘燼」，「三盞燈」，「鐘聲」，「日子」，「給——」，「舟」，「除夕」，「心田」。我未及見的，或者還有一些，恕我不必一一介紹。總括補充幾句：周槃底詩，都敢笑，敢哭，敢謳歌，敢咒罵；都充滿了積極的生活戰鬥情緒。周槃哲理豐，想像力富，筆調素樸，辭彙新穎而善變。這些全是作為真正的詩人底必要條件。為了他底才，為了他底前途，我只有以年長一輩的人底「老套」，叮嚀再叮嚀他說：好自愛惜，好自珍重！

中國這一種不拘形式的語體詩，到現在不過短短三十多年的歷史；從一切文體的創立過程看起來，依然還是萌芽時期，不能說業已成熟。諸如音節問題應如何解決？每句字數最長應不可超過若干？

形式雖然可以不拘，而應如何才能使其美化？這些在舊文言詩詞裏都早已解決過了的；儘管舊文言文遭遇了三十多年前新文化運動的狂飈，迅速被揚棄，而舊文言詩詞却照舊爲一般人所喜愛接受，甚至許多倡導語體詩的前輩，也紛紛有意無意回頭寫他們底舊文言詩詞，就可見舊文言詩詞中的某些條件是有着不容抹殺的價值；我們應如何抉擇地去承襲並發揚這份寶貴的遺產？再如句法的歐化，應斟酌至何種程度，才能確立我們底獨有風格，才能適合我們底大眾習慣？這些問題，看似容易，真想尋求合理解決，却又經緯萬端，非常困難辛苦，而且不是單憑一手一足之烈可以做得到的。

中國語體詩，不但是針對舊文言詩形式的一種革命，其實也掃蕩了舊文言詩中某些空洞的，阿諛的，應酬的，偏向描寫私人情感的內容。當然，這就得連帶割愛那些舊文言詩中陳陳相因的古老辭彙。雖說還有如上許多急待解決的技術問題，而中國語體詩之有燦爛的遠景，已是絲毫沒有疑義的了。

任何詩人都或多或少有其比較不佳應該刪汰的作品。拿周燦現稿中的菁華說，不但南洋罕見，就是躋進國內成名的新詩人行列，也斷無愧色！我很

希望周燦選幾十篇印成集子，讓南洋華人寂寞平靜的文藝小湖激起一盞波浪。也許這集子出版，會鼓舞了不少有志於語體詩者，以及有志於其他文藝者，豈非南洋華人文化方面的盛事？相信必有知音識曲的出版家肯起來完成這件工作，也相信必有許多讀者熱切期待這本集子的出現。

中國向來缺少長篇敘事詩和長篇史詩，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無可自諱的美中不足。古詩中的「孔雀東南飛」，「木蘭辭」，都只能算是敘事中篇。惟一可以和但丁底「神曲」荷馬底「史詩」相提並論的，似乎除了屈原底「離騷」，更數不出第二。能補足了這一點，則中國自古以來對於詩底任何一方面成就，都沒有別的國度可以趕得上。努力吧，我們所有的詩人！努力吧，周燦！

讓我再引周燦「海燕」一詩的最後兩節，來觀察周燦底抱負，並作為本文的結束：

然而，

智慧的人們：

我呵，

我有堅強的信念！

明天——

鷄啼以前，

看我翱翔，

在天際的彼岸！

一九五二，十，五。

原載南方晚報副刊：綠洲。



神 女

笑聲中有淚，
淚裡有青春底辛酸；
生活
換來了一次新的摧殘！

街

一聲巨响，
像晨操的號召，
無數頭顱圍成一大圓圈，
圈內——
一條血肉模糊的軀體！

雞 啼

幾曲輪唱，
劃過朦朧的霧空；
把酣睡者，
推出夢的邊緣……

呼 聲

照着我，
——陽光！
吻着我，
——陽光！
並非整個累贅的肉體，
只消一方小小的心靈底窗。

無 題

流着血，
滴着汗，
被着滿身的創傷；
然而——
然而啊，
生命却從此顯得堅強！

生 命

飲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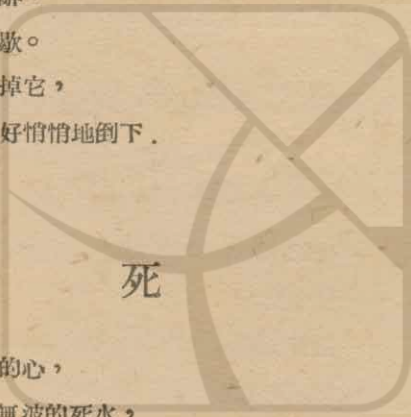
這杯苦酒；

不要推辭，

不能停歇。

你想摔掉它，

你便只好悄悄地倒下。



死

沒有愛的心，

像一井無波的死水，

沒有希望的人生，

像蠟一般無味；

——躺下了，

躺下了，

一個永恆的睡！

前 程

夜靜，

燈明。

我倚窗看霧，

幻想着霧裏姣好的花。



心

一條蛇，

一隻老虎，

一張蠶底嘴，

一雙貓底眼睛，

構成了

一顆奇特而玲瓏的心。

童 年

我怎樣也忘不了的是那綠色的溪流
溪流旁邊綠色的鞦韆
在那兒我曾經播下孩提底種子
幾多個落葉飄零的秋天

我怎樣也忘不了的是那對溜動着的眼睛
溜動着的眼睛下一顆純潔的心靈
數不盡多少個金色的日子
我陪伴着這個熟悉的聲音

一個夏天底晚上妳給我講夏底故事
一個秋天底早晨我在古廟中教妳寫字
妳問我人生為何有別離
我問妳肯不肯做我底妻子

冬天曠場上躡着雪人
雪人底四圍有孩子們底歡笑
又一個春晨微風吹皺變色的年華
啊 夢中的女神不見了

小巷的哀歌

當第一絲陽光探進窗口，
死寂的陋巷又起了喧鬧；
除了熟食小販底叫聲，
還有赤足的小孩在賣報。

小巷有時也會怒惱，
像大海中洶湧的浪濤；
但只是一刻間的蠕動，
又馴服如一隻安戈蘭貓。

夜裡小巷恢復了和平，
街燈下出現了有血肉的幽靈；
這裡已經揭開悲劇底序幕，
賣唱者底哀歌更倍添淒清。

沒有人知道小巷底秘密，
偽裝的笑聲含有無言的憂戚。
下午路中遺留下凝結的血塊，
那又是一齣新的悲劇。

短 歌

在蝙蝠低翔蛇蝎潛居的古洞裏
我畏懼地伸出帶血的手向周遭摸索
我不知道在我還活着的世界裏是黑夜還是白晝
因為我所看見的只是地獄似的昏暗

不能老是這麼彷徨着呀
然而重重壓下來的又是虛幻的羅網
於是我迷惑地愚昧地呆住了
縱使勇敢命令我付出整個的性命

幾時耳鼓裏響起了晨雞底啼聲
古井似的心海重又現出雨後的彩虹
只要我還能匍匐爬行的瞬刻
我須帶着一個笑去迎接初昇的太陽

現 實

把竹管兒蘸着了肥皂水

懷着希望的心吹開一個光亮的泡泡
它嫵娜地冉冉升起
像從口裡吐出的煙圈

閃爍着的光暈有如寶石底明亮
溜動着的顏色勝似霞彩底繽紛
我微笑地發出喜悅的呼叫
飛呀昇呀美麗的泡泡

然而歡樂的井底呵
沉澱着的是悲哀的細沙
當發出一聲破裂的聲響
我痛苦地緊閉上雙眼

偶 記

我曾看到：

花開

葉落

母愛的仁慈

戰爭的殘酷

我曾聽到：

虎嘯

猿啼

鸚鵡底話語

杜鵑底悲泣

我曾想到：

生

死

石榴底結實

春蠶底吐絲

把這些收集起來

我笑

我哭

夢境的綺麗

現實的唐突

火一般的熱情

妳——

不要走，不要走。

看今晚月色清清，

夜叉闌跲，

妳不要走！

看着我，

現在便看着我！

讓我吻一吻妳底眼睛；

妳底秋月似的心靈。

呵！姑娘，

不要這樣地冷酷，

沉靜！

妳笑什麼？

妳唱什麼？

——輕輕。

姑娘呵！

讓夜蟲爲妳伴奏吧！

和那羽毛的風，
我底心琴。

這是什麼？

妳聽——

一聲夢囈，

一個哀音。

這是什麼？

妳瞧一個分明！

一顆星，

一隻流螢。

妳——

不要走，不要走，

趁如今芳華猶在，

妳有愛，

我有火一般的熱情！

憶 懷

是誰？

將我從夢底邊緣推出；

伴着滿天遲眠的星斗，

——閉目沉思！

幾年來，

在瞋睡的日子裡，

我，投擲過，

無數的心底盼望。

像井中的青蛙，

生活在牢籠似的天地裡

——我是俗子，

沒有海燕渡海的雄心。

今夜，

我站在窗前禱祝，

虔誠地，

只爲那近了的微笑！

除 夕

紅的燈，
綠的酒；
門外，爆竹聲聲。
孩子，快把你耳朵掩緊，
那喧囂，
會驚醒你新的夢。

香的橄欖，
甜的橘子；
窗櫺前，一本書。
歡笑中，
愚昧的手，
愚昧地拉住流年底尾巴。

海 燕

黑的天，
黑的夜；

我底影子，
隱現在霧的底層。

海上——
潮來了！
奔流裏，
潛伏着我翅尖點開的漣漪。

有風，
有雨，
啊！——
我的羽毛濕了！

歇下吧！
歇下吧！
——那座山上；
山底背後還有海洋重重。

然而，
智慧的人們；
我呵！
我有堅強的信念。

明天——
雞啼以前，
看我翱翔，
在天際的彼岸！

心田

——給一位母親底孩子和孩子底母親——
孩子：
妳向我要了
一個心狀的花盆；
小心地，
種下了妳
粒粒從米中檢出的穀。

陽光底下，
幼苗探出了頭。
孩子呀！
願妳像穀芽一般，
永遠茁壯在媽底心里！

給

把愛給了你吧，
把微笑給了你吧，
把歡樂也給了你吧！

讓它在你底心中盪漾，
讓它在你底臉上浮泛，
讓它在你靈魂底山谷中迴旋。

然後，再讓我——
在你底愛中獲取愛，
你底微笑中獲取微笑，
你底歡樂中獲取歡樂！

倦 旅

人家在白天出走，
你爲何當着黑夜捲起包袱？
用試探的手，
推開命運底門扉；

在繁密的星空下，
開始你生底征程。

不幸被一塊小石絆倒了，
而你——
已懶懶地，
撫着斑斑的傷痕嘆息；
——倦了，倦了，
征程的遙遠與艱辛！

幾次——
山之頂，
水之濱，
你孤獨地彷徨着；
幾次——
你躊躇着解下包袱，
想將它拋進滅亡的深淵，
拋進滾滾的江濤裏；
連你，你底性靈！

然而，我底朋友，

這不是一種自然的了結呀，
走吧，繼續地走吧！
當這個世界
還沒有完全丟棄你，
當你底面前
還有一條路的時候！

十 年

十年，我彳亍，
在時間底小道上；
小道上，
有我同行的伴侶。

十年，我前進，
在光陰底急流中；
急流中，
有日新的事物。
看同伴們底歡笑，
——自己底歡笑。
看事物底變換，

——自己底變換。

如今，我想回顧，
看一看地上的足跡，
水面漾漾欲止的微波，
兩條腿，却擱在歲月的盡頭！



寺 中

簇簇的香，
簇簇的燭；
香烟裏有愚昧，
燭蕊是熔化的黃金。

虔誠的心，
虔誠的膜拜，
只爲了
萬劫中一點安寧！

在那黑色的河岸

在那黑色的河岸，
我度過許多只有自己知道的
春天裏的夏，
和夏天裏的春。

在那黑色的河岸，
我看見和聽見無數關於河底故事；
有些像一篇有趣的童話，
有些像一首憂鬱的詩。

我作過海底夢：
在那黑色的河岸。
我夢見海底遼闊，海底怒吼；
我夢見海底偉大，海底歌頌。

在那黑色的河岸，
我知道了許許多多的事情；
我知道風底煩惱，
我知道雨底鳴咽。

在那黑色的河岸，
我明白了許許多多的原因；
我明白河水因何污穢，
我明白落葉爲誰飄零。

我想離開那河岸，
因爲河岸的空氣會使人窒息；
我想離開那河岸，
因爲河岸的生活太狹窄！

然而黑色的河岸有誘惑，
河岸有迷人的精靈。
你雖然沒有依戀，
却逃不出它愛底陷阱。

生之歌

你是一條魚，
在人生底海洋中飄蕩。
看水底奔流，
聽波浪底歌唱。

你有時又抬起頭，
望望空中的雲，
雲外的天——
懵懂地呼吸起來。
吐着，吐着，
綠色的泡沫，
綠色的希望。

如今，
你靜靜地走了！
靜靜地，
帶着無知，
帶着畏懼，
從蚌蛤的唇邊溜過，
烏賊的指端溜過……

留心哪！留心，
你底背後——
一條大魚，
正獐笑着張開了口！

拜神的人

燒了香，
亮了燭，
木魚底聲響起了！

道——
佑我，恕我，
——神！

灰了香，
熄了燭，
膜拜的手，
祈禱的口中，
一些悲劇產生了！

告 訴

在綠地的邊緣，
我靜靜地，
告訴了浪濤一個企圖：

——明天，
我要叫千萬個人，
用千萬担泥土填滿這泛濫的海。

浪濤匿在霧中的臉，
浮現了
霧似的模糊的笑意：

——阿，阿，
親愛的朋友，
以後我要好好地休息了。

然而夜里海水激上了隄岸，
把一切建築物，
都沖成碎礫殘瓦。
當心扉倒下時，
我看見了
第一個打過來的是先前的浪濤！

不 想

你在罵什麼？

——罵吧！

你在讚頌什麼？

——讚頌吧！

我一點也不想知道。

但是，

我要掩住耳朵，

再以心去聽一聽你庭話語。

你在做什麼？

——做吧！

你在搬弄什麼？

——搬弄吧！

我一點也不想明白。

然而，

我要閉着眼睛，

再以心去看一看你底動作！

你走向何方

沒有告訴任何一個人，
在這樣深沉的夜，
你悄悄地走了，
你走向何方？

窗外飄着毛毛雨，
人們大約已經睡了，
此刻夢裏還很平靜吧；
但是明天——
當他們醒來的時候，
他們會這樣地問：
你走向何方？

帶着萬二分堅決的心，
你跳上了移動着的火車，
讓它將你急急地載走。
越過平原，穿過山洞，
奔向明天日出時的前程！

你緊閉着眼睛，
使它不再接觸到
一切你所厭惡的古老景色；
以免思潮汎濫的腦海，
又增多一片記憶的小舟。
因爲你所渴望的，
只是一塊遼遠的泥土，
和泥土上所有的新！

你什麼都忘了，
你忘了一頭蓬鬆的白髮，
忘了一連串辛酸的眼淚，
更忘了
白髮和眼淚所編成的，
可憐而又美麗的期待。

你什麼都拋棄了，
你拋棄了一羣魔，
拋棄了一羣鬼，
更拋棄了
一堆不是屬於你的，
腐朽而發臭的垃圾！

沒有告訴任何一個人，
在這樣深沉的夜，
你悄悄地走了，
你呵，你走向何方？

詩人，我求你：

詩人，我求你：
不要給已有污點的宇宙，
又蒙上
一層你自製的陰影。

詩人，我求你：
不要流着眼淚，
爲一片落葉
感嘆人生的飄零無定。

詩人，我求你：
不要爲一隻螞蟻的喪生，
而咒遍
世人的殘忍與冷酷。

詩人，我求你：

不要躺在赤道的邊緣，

描摹那

故國風雪凜冽的冬天！

詩人，我求你：

替一切被侮辱與被損害者，

被剝奪與被壓迫者，

提出血淚的控訴！

詩人，我求你：

把所有無名英雄的事蹟，

編成無名的歷史，

寫成無名的頌歌。

詩人，我求你：

向可惡的戰爭販子，

吃人的豺狼虎豹，

——挑戰！

讓我們跳舞在火底邊緣

來吧！來吧！

憂鬱的人們，來吧！

寂寞的人們，來吧！

讓我們盡情歡樂，

讓我們盡情歌唱。

來吧，來吧，

幸福的人們，來吧！

痛苦的人們，來吧！

讓我們陶醉，

讓我們瘋狂。

如今再不要懷疑什麼，

如今再不要盤算什麼，

來吧！來吧！

擁抱着每一聲陌生和熟悉的笑，

擁抱着這一個難忘的輝煌的夜。

來吧！來吧！
不管宇宙會不會毀滅，
不管太陽會不會沉淪。
親愛的朋友們呵，
來吧！我們還有火——
火，救回了那逝去的白天！

這裏再不必思索什麼，
這裏再不必牽掛什麼；
你喝你白天流的血，
我飲我白天流的淚，
喝乾吧！飲淨吧！
在許多人和許多人底面前。

你看，花影在婆婆，在婆婆。
你看，火燄在熾燃，在熾燃。
好了，好了——
歌聲起了！歌聲起了！
朋友呵，請飲下我們最後的血和淚！

來吧！來吧！
憂鬱的人們，來吧！
寂寞的人們，來吧！
來吧！來吧！
幸福的人們，來吧！
痛苦的人們，來吧！
讓我們手拉着手，
跳舞在火底邊緣。

新春小唱

春來了，
從淅瀝的細雨中來了，
從潺湲的流水中來了。
你可曾聽到，
她蹣跚的足步？

春來了，
從草兒底蘇醒中來了；
從花兒底舞蹈中來了。

你可曾看到
她輕盈的體態？

如今——

有的是無數新的日子，
新的日子裏無數新的夢。

我將在
未來千萬個睡眠中，
夢見
牛奶的江河，
蜜糖的泥土。

明 天

時間底神，
告訴我——
明天是怎樣一個日子？
綠色的，
紅色的，
只要和今天不同！

夜鳴蟲

夜鳴蟲，

——真理的兒子！

你在號召着什麼？

鼓舞着什麼？

四圍的小草，

並沒有一聲回響！

黎 明

一朵金色的雲，

在遠遠的東方微笑了！

那笑橫過霧，

橫過飄渺的烟，

橫過天——

於是，

天底一切會蠕動的，

都爭着

蠕動起來了！

家

說不上是愛，
是留戀或者習慣——
那幾張嘴，
幾副枯澀的臉孔，
和少許含淚的笑聲。
然而，
天黑時，
我又回來了；
無言地走進
那兩扇狹窄的門！

蝸 牛

蝸牛呀，
你底脚步，
爲何那麼遲鈍？
遲鈍得像苦難的日子。

蝸牛呀，
你背上的殼，
爲何那麼沉重？
沉重得像生活的担子。

籠 鷹

在籠子裏，
興奮而激昂地，
呼叫——
飛呀，飛呀，
向無際的碧空飛呀！

葉

送給你一片葉
葉上題一首熱情的詩
你要好好地
藏在枕函下呵
讓她為你
織一片美麗的夢

椰

好一個少女
亭亭玉立
在黃昏的屋角
斜風揶揄地
吹動她綠色的羅裙
迎着夕照
她婆娑起舞了

拾 零

翻開報紙，

今天可還有刺激的新聞？

——苦力自殺，

或者少女被蹂躪；

不然，

茶餘酒後，

再找什麼閒談資料！

雜 感

詩人呵，

不要把眼淚抹在葉尖，

讓血滴在枯瘠的原野上吧！

河水，

你靜靜地流，

究竟流來了什麼？

流去了什麼？

臉孔呵，

爲何這般兒善變？
像泰山沿途的氣候。
春呵，
還不洒點兒雨露，
我底心井枯了！
哲學家，
你能否告訴我——
什麼是真？
什麼是假？
什麼是善和惡？
是美和醜？
鳥兒呵，
你希冀籠中的食物？
抑或高遠的太空？
駱駝，
冒着黃砂底網，
前進吧！
爲了綠的希望。
竹呵，
數十年的奮鬥，
是否只爲一次開花？

拾 零

翻開報紙，

今天可還有刺激的新聞？

——苦力自殺，

或者少女被蹂躪；

不然，

茶餘酒後，

再找什麼閒談資料！

雜 感

詩人呵，

不要把眼淚抹在葉尖，

讓血滴在枯瘠的原野上吧！

河水，

你靜靜地流，

究竟流來了什麼？

流去了什麼？

臉孔呵，

爲何這般兒善變？

像泰山沿途的氣候。

春呵，

還不洒點兒雨露，

我底心井枯了！

哲學家，

你能否告訴我——

什麼是真？

什麼是假？

什麼是善和惡？

是美和醜？

鳥兒呵，

你希冀籠中的食物？

抑或高遠的太空？

駱駝，

冒着黃砂底網，

前進吧！

爲了綠的希望。

竹呵，

數十年的奮鬥，

是否只爲一次開花？

魔鬼呵，
我不怕你底惡，
只怕你底醜！
牽牛花，
你到世間來，
是否只爲看朝陽的微笑？
當夜幕下罩時，
你便凋謝了！
霧呵，
爲何這般兒濃，
這般兒晦冥，
我要看不清楚了！
真理，
我不敢接近你——
僅是一瞥，
已夠使我傷心了！

孩子底夢

剛張着小眼睛說話，
一回頭，
就呼呼入睡了。
那麼甜，
那麼和平，
那麼溫馨而沉靜！
唇角，
一絲肉在抽動，
閉着眼，
却格格笑出聲來——
啊，
爸爸鞋裏游泳着金魚，
媽媽箱裏裝滿了
巧古力糖，
後園古樹上結着無數
小泥人的果實。
孩子：
你能否
讓我這塵汗之身，
也飛進
你美麗的夢？

日 子

徘徊在，
一串淡綠色的日子里，
像用一根線，
在穿着一串淡綠色的珠。
我要將它，
佩在聖母底胸前；
讓她聖潔的靈光，
透過珠——
照出這些日子的賞與罰。

殘 燼

我不是，
一個瘋狂的玩火者，
多少年爐邊的徘徊，
無非想得到
一絲兒光亮與溫暖。

我不怕
火燄會燒毀了
我底平庸的企求，
只要有手——
我還想撈起，
爐底焚化的殘燼！

低 語

搜盡記憶的曲譜，
依舊找不出——
一支緋紅色的歌。
口像堵塞的江河，
透不出半個音響；
只有低沉的呼吸，
陪伴着
指端啞啞的調子。

禁 錮

緘默的嘴，
咬斷想飛的翅膀。
怯弱的索子，
縛住了

一顆跳躍着的心！
在不自然的堅決中，
蟲惑地，
把自己作着靈肉的禁錮！

三 盞 燈

我將在黑夜里醒來，
打開心扉點起三盞燈。

央求南風作爲我底使者，
把第一盞燈吹向故國荒涼的庭院。

母親！妳不必顧慮寂寞，

兒子會提着第二盞燈，
踏上走向妳的夢之歸途。

第三盞燈就留在我自己底窗前吧，
我這裏也很需要光與熱！

鐘 聲

當脚步纏着失望底繩子踏入沉淪底淵壑，
我心靈底耳鼓會響起幾絲斷續的鐘聲。

像遠方綠色草原的牧笛和軍營上雄壯的號角，
像夢中的囁語和母親涕淚的叮嚀。

這一刻里煙靄似的記憶，
脹向自己作無聲的懺悔。

沒有絲毫惋惜，我丟棄了天國罪底享受，
顫抖的手重新接過魔術師變幻的苦杯。

舟

收集了無數張時間底舊紙片
我小心翼翼地摺成一隻小舟

舟上沒有帆沒有舵也沒有槳
只載滿了淚載滿了深的憂鬱

然後選擇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
於祈禱聲中送它從灘邊起程

我不希望它會在任何一塊陸地上登岸
更不希望它會在任何以後的日子歸來

就讓浪頭將它推擁着去吧

我要含笑看那小黑點消失於更遠更遠的海

寄語

聽說雨點會滴穿巖石，
溝洫的水可以
匯成泛濫的江。

朋友呵，
你爲何又無端掀起
風砂的記憶？
叫落葉
敲碎了夜夢的驚魂！

你可知道，
歲月會撕毀了
愛與恨底矛盾？
冬雪也會在
春陽底撫摸下溶化。

從今以後，
別再學牽牛花底籬下生活；
讓自己
給自己吹個凝結的煙圈！

送殯的行列

銅鑼鳴，

大鼓響；

絃笛雜着洪亮的喇叭，

奏起不同調子和旋律的曲！

看哪，看哪，看哪……

馬路上站滿了人，

晒台上站滿了人，

每個大大小小的窗口靠滿了人！

「這樣熱鬧！」一個說。

「看遺像有五六十歲了。」另一個說。

「真是好福氣！」又一個說。

「一羣子孫呢！」再一個說。

執大旗的過去了，

奏樂的隊伍過去了，

靈車載着靈柩，

在許多個穿麻衣的

男女底哭聲中過去了！

還有，還有嗎？

馬路上的人昂着頭，

晒台上的人低着頭，

大大小小的

窗口的人歪着頭。……

是人，是車，

是車，是人。

呵呵，還有，

還有哪！……

車滿的花圈，

滿車的輓軸！

觀眾們睜大了眼睛——

嘿！又是「哲人其萎」，

又是「典型猶存」，

又是「駕鶴西歸」！

持傘的，

搖扇子的，
都不自覺地談笑起來！
偶而踏着脚下飛散的紙錢，
才記起——
究竟在做些什麼！

拉風爐的

數不盡多少個悠長歲月，
除了吃飯與睡覺，
他像生了根的蒼松，
蟠結在他底崗位上。
臉是

一輪血紅的日，
背脊是
一隻病弱的牛，
手脚是
一節節枯焦的木棒。
沒有笑浮在他底嘴角，
沒有厭倦或憤懣

掛在他底眉或眼。
不曉得什麼叫「樂」，
不曉得什麼叫「苦」；
只曉得，
「生活」便是「戰鬥」。
日貫徹了夜，
他低着頭，喘着氣，
拉呀拉的，
讓汗漿變成油，
潑入爐裡，
熊熊地，
燃燒起熾熱的火燄！

中 秋 夜

鮮花伴着佳菓，
笑貌伴着孩子手上的提燈；
燈影裡，歷歷地映現出——
飛逝的童年底陰影。

母親！請妳不要再迫我
飲下這杯溶合着香灰的苦茶吧，
迷惑的心神，
怕要變得更迷惑了！

月已斜，夜已深沉，
還讓殘燈抖索嗎？
角落里，一張黑臉，
擠出了兩滴帶笑的淚！

母親：

讓我回到妳底懷抱裏去吧

母親：讓我回到妳底懷抱裏去吧，
讓我回到妳底懷抱裏去！
像小雞躲到母雞的翅下，
像袋鼠跳進母鼠胸前底袋。

母親：讓我回到妳底懷抱裏去吧，

讓我回到妳底懷抱裏去！

像敗退的兵士奔向家園，

像迷途的羊投向牧者。

母親：妳可曾聽見我底呼聲？

當一些暗影襲擊着心靈，

當層層濃霧遮蔽了眼睛，

當看到世間無憑準的陰晴。

母親：妳可曾看到我底淚痕？

在無聲的哭泣裏，

在愛與恨交戰的沙場，

在一件件新舊征旅的衣衫上。

我最怕在人羣裏行走，母親：

我最怕在人羣裏行走！

因為人羣裏有些可怖的笑容，

那些笑容比夢裏的魔鬼還兇！

我更怕在切切的談話聲中逗留，母親：

我更怕在切切的談話聲中逗留！

因爲切切的談話聲中有許多荒唐的故事，
這些故事會叫人厭惡生，叫人死！

我憎恨我底懂事，母親；
因爲懂事裏並沒有哲人底智慧；
我珍惜我底乖覺，

可是乖覺却不是真正的聰明。

我愛關心同路者，母親；
爲了我是人，我有人的情感；
我想負荷他們底哀樂，
肩膀又經不起太多的重量！

母親：讓我回到妳底懷抱裏去吧，
讓我回到妳底懷抱裏去！

那兒是真實的溫馨，
那兒是無比的寧靜。

母親：讓我回到妳底懷抱裏去吧，
讓我回到妳底懷抱裏去！
我要妳給我洗個澡，
洗去滿身的陳舊，滿身的老！

理 髮

剪掉枯草似的亂髮，
刮去臉上長長的鬍子，
再用剃刀修一修眉毛，
把整個頭，
作一番新的改造。

一切都完畢了，
於是微笑地照下鏡子；
鏡子裏現出兩個酒渦。
——酒渦是酒渦，
我還是我！

話 別

「種子不該留戀着母土，
泉水不該停滯在故道；
另一個微明的五更天，
我就要走了。」

「一山比一山高，
一水比一水遠；
你要多蓄些精力勇氣呀，
去走那長長的路！」

鞋

路，
真的這樣長嗎？
鞋子又破了。

還是赤着足趕路吧，
雖然繭了，
却是永不消蝕的！

然後拔脚便跑，
不管背後是否會
激起一陣彎腰的笑聲。

路 上

路上
我沒有看見什麼
只看見
一個行人
自在地
吐了口痰
又自在地
走開了

俱樂部之夜

(一)

燈亮了，
心蕩漾了。
樂曲中，
半溼的香唇，
勾動着幾許
醉生夢死的靈魂！

烟瀰漫着烟，
酒夾雜着酒；
一回醉似的醒，
一回醒似的醉。
血腥的口，
已嘗不出血腥的菜味。
呵，你看，你看——
那對眼睛正死命地瞪着
那雙迷人的粉腿！

(二)

圓檯上，

擺好了賭具，
幾個人圍坐在一起。
開呀，開呀，
辟拍，辟拍，辟拍，
——嘻嘻！

詛咒在傳遞，
歡呼在傳遞，
安詳似的緊張中，
你搶我，
我奪你。
悲底臉孔都覬覦着
喜底臉孔上的喜！

一聲么喝，
微抖的手，
擲下了
一疊紅色的鈔票；
——擲下了
一些人的哭和笑！

沈 默

你嫌我舌頭鈍，
說不出什麼；
可是一開口，
就闖了禍！

追 求

你追求一部天書，
他追求一顆驪龍底珠，
而我只追求
片刻心靈底曙。

心靈底曙！
心靈底曙？
睜開眼睛，
襲上層層的霧。

渡 頭

負荷着心，
負荷着淚，
負荷着影子和一個明天，
我徘徊在黃昏的渡頭，
等待船兒把我
載向夜的神秘之國。

未 名 草

苞蕾不曾
爲枯花流一滴淚；
新芽不曾
爲落葉吐一聲太息。
只有蝦蟆高興時，
偶爾發出的
關懷而誠懇的忠告：
到水裡來吧，
可憐的蟋蟀；
別老生活在陸地上！

信徒

歡樂的日子裡，
他忘記了祈禱，
忘記了罪與罰，
地獄與天堂。

一天苦難襲來，
在叩不開的智慧門前，
爲了主底慈悲，
他再背起十字架。

舊影

微閉的眼睛像躲避陽光，
緊鎖的雙眉纏滿幽怨；
低低的鼻子偎着嘴唇，
嘴唇含着少女底羞澀。

臉上有一絲異樣的緊張，

——是哭？是笑？

哭却哭得不痛快，

笑也笑得不自然！

記 憶

天空有過一抹紅霞，

那紅霞，

曾飄進安徒生底家。

持槍的魔鬼脚步太沉重，

太沉重，

驚醒了一個小孩子底夢。

我 愛

我愛聽城市的雞啼，
在清晨初醒的布牀上。
我愛聽荒村的犬吠，
在夜裏寂寞的孤燈前。
我愛——
在風聲中擁着椰樹，
雨聲中吻着芭蕉，
閉上眼，
讓想像飛向
北方無花的草原。

老人

你敲着手杖慢慢地走，
你用着驚奇而貪婪的眼光，
像嬰孩第一次看到新的事物，
驚奇而貪婪地
看着跟前的一切。
你有時會突然停了下來，
捻着斑白的鬍子沉思，
像要從沉思中
去解答出宇宙最祕奧的謎。
但是，
只一刻的靜默，
你笑着，
你搖着頭，
你又敲着手杖慢慢地走了！

命 令

狼怕老虎，
不敢跟牠會面；
只得借自己的淫威，
命令兔子作試劍石。

迫 害

魔鬼最愛玩弄那些
想迴避不幸的人；
每趁他們熟睡，
悄悄放下一陣掌心雷。

玩 笑

含羞草，
留心行人的腳尖哪！
一陣嘲笑，
緊跟在後面。

灘

海灘的沙地上，
時常有裸體的孩子
無意間掉落的笑；
與那些——
給不懂事的潮水所衝毀的
他們創造的堡壘和墳。

陽光裡，
微風中，
一句愚惑的話，
也劃出了
普天下的聖潔和純真！

玩 具

我並不喜歡你，
只爲消一時煩膩，
明天有了新玩兒，
我便送你進抽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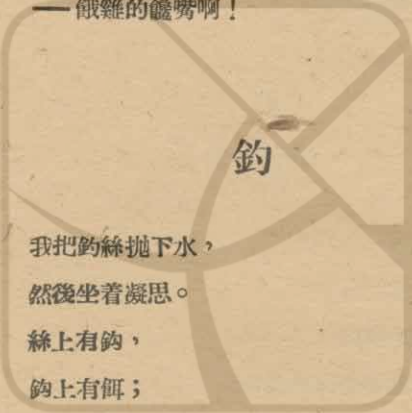
街邊小拾

賣藥者，
——你這傻子！
自家的皮肉，
怎忍割得粉碎？

試 探

油蟲的觸鬚，
在門縫中
不停地抽動。

—— 餓雞的饞嘴啊！



釣

我把釣絲拋下水，
然後坐着凝思。
絲上有鈎，
鈎上有餌；
但是聽着！魚兒——
別亂闖啊，
我原只爲
消磨些閒情！

待 曙

風在顫抖，
星在顫抖，
野犬的吠聲，
緊迫著
夜行人孤單的影。

對岸漁火，
像希望之燈；
明了又滅，
滅了又明。

五更了，
依然籠罩著無邊的夢！
天地萬物，
怎不見一絲兒騷動？

無題章

(一)

黑姑娘，
抹去臉上的脂粉吧，
妳的美麗，
都被深深埋沒了！

(二)

小孩子，
你喜歡那個？——
真的指責，
假的討好。

(三)

飯碗呵！
你叫許多誠實者，
都違背良心，
說起謊話來了。

(四)

寵兒，
別太興奮了！
你聽過

風和雲底故事嗎？

(五)

烏鴉

何以沒有孔雀的可愛？

只是誕生時，

穿錯了衣裳！

(六)

造物者，

你真太多事了！

偏把心兒

縫在骨肉深處。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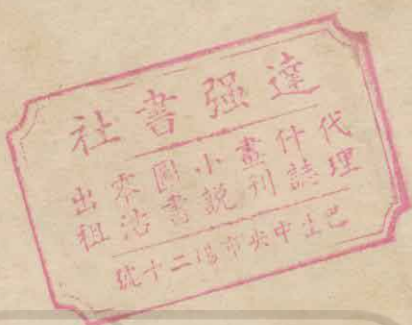
爲了幸福者底歡笑，

哭泣吧，

——不幸的人！

他們底歡笑，

就在你底哭泣裏。



孩子底夢

著者：周

督印：龔延

發行：南洋商報社

印刷：南洋印刷社

新加坡三峇哇律

定價：叻幣六角

一九五三年四月